

中國古典文學

足本
大字
中國人的根

文化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人的根

文化圖書公司印行

中國古典文學

中國人的根

文化圖書公司印行

631557

七十三年九月五日出版

中國人的根

精裝 特價二〇〇元

發行人：徐 進 業

出版者：文化圖書公司

印刷所：文化圖書公司

發行所：文化圖書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〇號

郵撥帳號二七七七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6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提要

(含苦社會、黃金世界、拒約奇談、苦學生、劫餘灰、人鏡學社鬼哭傳、僑民淚、豬仔還國記)

據可靠的材料，中國人被「招請」到美國傭工，最早是在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頃。當時加利福尼亞州新合併於美，急於拓殖；而歐洲及美國東部的移民，憚其遼遠，去的很少。加以金礦要開採，鐵路要建設，在在需要勞動力，於是到中國來「招請」。美國這一州的開拓建設，可以說主要是依靠了中國人。

所謂「招請」，實際上就是「拐騙」。以香港作基地，「美國資本家在華南沿海地區散發傳單和圖片，渲染舊金山的富庶，誘騙中國人去當苦力」（M. Coolidge：中國移民）。「地位等於奴隸，工資比本地人少一半，納稅比任何人都多，被抑勒的事更是層出不窮」（志剛日記）。

直到本年（一九五九年）二月，美國讀者文摘還發表了阿勒特·梅紹爾的文章，回溯那一時期中國人的悲慘遭遇。說中國人「在一八四九年到舊金山，當時正值尋金熱的高潮，美國差不多每一個身體壯健的男人都投入這個熱潮中，到礦山裏去了。這些新來的中國人，願受低廉的工資，做當時一般白人不願做的工作。」

「在一八五一年年底，到美國來的中國人已增加到一萬二千人，其中不少到了內華達州的西爾

拉。他們在那裏，最初沒有受到攻擊，通過辛勤的勞動而有了一些積蓄。

「但是，隨着他們的人數的日漸增加，有排外偏見的白人們，開始向中國人進行攻擊。對中國人施行詐騙、虐待，甚至把他們殺死的事件也相繼發生。逐漸地，中國人離開了加利福尼亞州的礦區，懷着懊喪失望的心情回到家鄉去，中國人流入美國，轉入低潮。

「一八六五年，美國要鋪設一條貫通全國的鐵路，又發現需要大批中國人來從事築路工作。

「一八六六年冬天，中國人在積雪十五呎高，風雪交加，空氣惡劣到使休息着的人也感到氣喘心悸的高山上築路。他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披荊斬棘，鑿石開山。後來，隨着鐵路線的進展，他們又在內華達州的沙漠裏工作。沙漠裏烈日如火，氣溫高達一百二十度。中國人雖然揮汗如雨，却像平常一樣工作。

「但是，每一次鐵路築好了，中國人便馬上被辭退，連做養路工的份兒都沒有。

「當時，白人不願幹的苦差使還有許多。這些從中國來的人民，在薩克拉孟多以南開鑿運河及修築堤岸，把四十萬英畝的沼澤變為沃土良田。他們還當伐木工人及出海捕魚，以及在受到白人的排斥之前，曾經在罐頭工廠裏工作。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人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農業移民中佔大多數。但是，在農業中像在別的行業中一樣，……中國人也無法立足了。他們在農業中無法謀生，到處被歧視，受排擠，最後只好到城市中去找尋生計。但是，在城市中，他們也碰到同樣的遭遇，備受排擠。他們的職業範圍越來越狹小，最後被局限於在餐室裏當雜役，替白人管理花園，在白人家裏管理雜務，以及幹洗衣工作。

「爲了打擊在美國的中國人，加利福尼亞州通過了一項法案，向中國人課歧視性的人頭稅。法院宣佈，他們不能入籍，甚至褫奪了他們即使爲了保護自己而在法庭上作證的權利。對於中國人進入美國，美國西岸的報紙指爲『黃禍』。在洛杉磯、大哥馬、西雅圖和舊金山，排華的暴行不斷發生。

「在排華法案通過的時候，在美國的中國人約有二十五萬人，他們差不多全是男人。這個法案實施後，中國人紛紛回國。

「留在美國的中國人，約有八成集居在舊金山、洛杉磯、波特蘭、西雅圖、紐約、芝加哥和其他一些大都市的『中國城』（所謂『唐人街』）裏，而又以居住在舊金山的『中國城』裏的爲最多。

「由於不能在『中國城』這個圈子外買到或租到住所，中國人被迫集中居住在這個小天地裏。結果，這個小圈子內人口過度稠密，居住條件惡劣到無法形容。單身漢羣居斗室，睡的是碌架牀。在這裏，肺病的猖獗達到了最高峯。……」

就從這美國方面的材料裏，也可以看出當時美國政府是如何壓榨中國人的血汗，最後還忘恩負義的用種種條例，惡毒的誣毀、限制或驅逐這些中國人。

到了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加利福尼亞州的產業界發生了經濟恐慌，股票跌落，貿易不振，工業停頓……等等情況，因而美國工人失業者日多。但中國工人以生活條件低，減薪尙足維持。美國資產階層及其政府爲了轉移美國工人的爭鬥目標，就嫁禍於中國工人，誣稱華工工價低廉，奪去了美國工人的職業。美國資本家的走狗奇亞尼乘機組織了一個「工黨」，又名「沙地黨」，專門進行反華活動。美國政府就以此爲藉口對中國人更加壓制。一八七九年的州新憲法裏，便有了以下條款：

一、凡各公司不許用中國人。卽有前此經與中國人定合同者，亦作爲廢紙。

二、凡中國人不許有選舉權，不許受僱於公家職業。

三、議院須定條例，以罰招致華工之公司。

四、中國人在美國者，當設種種例規限制之，苟不遵例，卽逐出境。

這一州的反中國工人運動，不久便影響到了全國。所以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的北京條約，第一款就說：「華工……倘有妨礙美國之利益，或有騷擾境內居民等情，大清國准大美國議暫止，或定人數，或限年數，並非盡行禁絕，總須酌中定限。」此議既立，美國便頒佈「禁例」十五款（一八八二年），旋增爲十七款（一八八四年）。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約滿，再續訂時，條件更爲苛虐，成爲以「例」爲主，「約」反無效。而「例」，美國可以自由酌定，不必徵取中國同意，中國亦不得抗議。計自一八八二年五月到一九〇三年七月，所謂「例」，竟自十五款增至六十一款之多。「例」而外，更有所謂「案」，與「例」相輔而行。

這樣發展的結果，不但對中國工人有禁例，對中國遊學者也一樣有禁例。禁例是：一、不准工讀，發現時驅逐回國。二、非習高等學問者不許入境。三、必須預備始學至卒業時所需之費用，否則不許入境。

又有對中國商人的苛禁：一是店鋪之股東乃得謂之商，店中所僱人員，一律作工論，須遵約，例。二是酒樓、菜館、呂宋烟紙工廠、制靴制帽廠、裁縫店不得謂商，須遵守禁例。三是欲回家的商人，須於出口時覓得中國人以外之證人二名，矢誓證明其人曾在美國經商一年以上（華人不得爲證）。

此外，還有很多限制華人入境的方法。如藉口條款不符不准上岸，如藉口待查置諸「木屋」，如硬指學生、商人爲工人，如以防疫爲口實……等等。當時華工因此不得上岸，又無錢回國，被逼跳海的很多。卽已入境，也仍有種種苛例，使不得自由。

這樣，使在美國的中國人，前後二十年間（一八八三年——一九〇三年），就從三十萬減到十萬。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又是北京條約滿期的時候，美人再度要求續訂。在美國的中國人就發起了反對禁約運動，在舊金山中華會館開會，要求中國政府力爭，拒絕簽訂。接着國內也響應了起來，實行抵制美貨。這就是當時的轟轟烈烈的反對美國華工禁約運動。這次運動以廣州爲起點，逐漸遍及全國各地。參加的人數非常之多，包括工、農、學、商和婦女界團；爭鬭的規模之大、意志之堅決，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還須補充說明一點，就是當時的運動，在「抵制美貨」這一手段上，參加的人意見固然統一，在目的上却主要分作三派：第一派主張改良條約，認爲原來條約必須修改。第二派以爲「約」固不好，而「例」尤可怕，是無限制的，主張廢「例」。第三派認爲「約」根本要不得，主張全部廢去。也還有一些人，主張把「例」改良。因此形成了內部的矛盾。加之美國政府脅迫清朝政府對人民進行政治迫害，買辦階層進行分化破壞，資產階層動搖妥協，最後竟不能繼續下去。但這一運動對中國人民愛國情緒的發揚，政治的覺醒，是有很大推動力量的。

苦社會初集，四十八回。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秋七月申報館發行，上海圖書集成局銅活

字排印，凡六萬餘言。著者未署名，書前有漱石生鈐，論此書說：

……是書……以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固宜情真語切，紙上躍然，非憑空結撰者比。故書都四十八回，而自二十回以後，幾於有字皆淚，有淚皆血，令人不忍卒讀，而又不可不讀。良以稍有血氣，皆愛同胞；今同胞爲貧所累，謀食重洋，即使賓至如歸，已有家室仳離之慨；況復慘苦萬狀，禁虐百端，思歸則游子無從，欲留則楚囚飲泣。此中進退維谷，在作者當有無量難言之隱，始能筆之於書，以爲後來之華工告，而更爲欲來之華工警。是誠人人不忍卒讀之書，而又人人不可不讀之書也。……（一九〇五年七月作）

苦社會內容，確如鈐者所言，是一部很現實的「華工血淚生活史」，特別是第二十回以後，寫中國人被虐待的苦況，令人髮指。所有反映這一方面的小說，寫得最深刻、最慘痛的，只有這一部。

書裏的主人公，都是知識分子，在家鄉走投無路，分途出外謀生。一對夫婦到美洲做工，在旅途中因被虐待，反抗而死。其中一個往美國經商，後來爲禁例所逼，不得已棄產逃命，回到中國。另一個也是到美洲去做工的，幸路遇友人，拯救了他，後來在輪船上服務。全書即以這幾個人爲線索，忽分忽合的寫出他們的慘痛經歷。

書中敘述華工上船以後，即遭虐待，數千人被鎖在艙裏，連窗門都不開一個；吃的是生硬饅頭，且不得飽；疾病無人過問；鞭打鍊鎖，時有所聞。到埠以後的情形，作者是这样寫的：

……却見洋人又叫水手，先着五十個小工把腳上鏈子卸下，喊他們站起。那班小工，驟然覺得腳上鬆了許多，只是站不起。洋人等得不耐煩，呼呼的又把鞭子抽得怪響。好容易忍着

疼，你挨我靠，沿柱站住。洋人喝聲「走」，又走不動。水手上前，一個拖兩個，望梯邊直送。照這樣拖拖拽拽，上上下下，直到午時，已走動了一千七八百人。有些真不能走的，跌倒地上，還吃脚尖，碰開了頭皮淌血，還不准歇一歇。落後有班人，一個壓一個，亂疊做一堆。水手看見，喊道：「這成什麼樣子？快給我滾開些！」衆人低低應了一聲「噢」，還賴着不動。水手們覺得形景詫異，又聞一股惡臭，直從底下衝起，喉嚨裏都作噁心，便去通知了洋人。洋人先用指蘸些藥水，擦在鼻子上，才走過來，叫水手動手，把上面的拉開。不拉時，萬事全休，一拉時，真叫鐵石的心腸都要下淚。原來下面七八十個橫躺着，滿面都是血污，身上也辨不出是衣裳，是皮肉，只見膿血堆裏，手上腳上鎖的鏈子全然卸下。洋人俯身一看，才曉得死的了，手脚的皮是脫了，骨是折了，不覺也泛出唾涎，嘔個不住。立刻叫水手到上面，拿來七八個大竹簍，用鐵錘把這些腐屍錘下，吩咐連簍丟下海去。水手連運三次才運清，都覺得頭暈目眩，胸口隱隱又有些痛。……（第二十九回）

我們讀了這一節，也就可以看到華工是生活在怎樣一種暗無天日的地獄之中。在海行途中是如此，後來到地頭，到工區，也同樣如此。卽如「工房……高處不到三尺深，濶處不到五尺，曲了身體進去，沒有一張牀，一張桌子，只在地下鋪了一層稻草，腳臨時又濕又冷……上面有椽沒有瓦，薄薄的蓋些草……每間要住四人，雖不算多，就只每人佔地一尺二寸零。立哩，抬不起頭；睡哩，伸不直腳。……」（第三十回）不僅這樣，還要用鐵索將四人連續鎖起，屋外又放着馬隊巡行。

在中國商人方面，所受迫害亦足令人驚心。苦社會三十五回以後，多記這一方面事，尤以「木屋」

的情況，記得很詳細。一般的說，自禁例行後，在美國的中國人，無論其爲工，爲商，爲官，不僅一切自由都被剝奪，卽生命也毫無保障。一個商人的妻子，因對關員把地址說錯一個字，便被收入「木屋」，直到她丈夫被逼表示願意放棄產業一同回國，始行釋放。類此不勝枚舉。甚至公使館的官員，也有因受辱自縊的事。我們可以看一看禁例頒佈以後唐人街小景：

伯符……回進唐人街，只見十幾部馬車，一排列定，車上坐滿中國人，頸裏扣着鏈子，巡捕還四處捕捉男女老少。靜悄悄地沒有什麼聲息，倒只有狺狺的犬聲，吠個不住。……且同公同司敲門入內。只見心純失了色，坐在椅上，忙問道：「心純，什麼事？又要查冊了？」心純道：「不知道，你路上也遇見麼？」伯符道：「遇見的，店裏沒事麼？」心純道：「捉了兩個人。……」兩個人呆守在門裏，只聽街上馬蹄聲，來來往往，直到下半夜才靜。……天剛亮，……却又是個巡捕，同工商部的人來收人頭稅的。伯符一一付了。有幾個夥計拿不出，也替墊了，巡捕才去。吩咐依舊關上門，不許出入。照這樣又鬧了一天。（第四十二回）

這就是那時唐人街「鶴唳頻驚」的景象。作者用了十幾回的篇幅，以唐人街爲中心，敘述了中國商人被迫賤價出售產業，返回中國的情形。那裏的華人，從三十萬減到十萬，美國政府所採用的，就是這樣的「有效辦法」。

此書內容雖說是寫秘魯的事，事實上是和美國當時的情況大體相似的，並且這樣排華事件的發生，也顯然是受美國反華政策的影響。作者大概是一個熟習在美國的中國工人和商人生活的知識分子。這部小說銷行很廣，初版就印了三千冊，在當時是個大數字。

第二部是黃金世界，二十回，分上下卷，碧荷館主人著，丁未（一九〇七年）小說林社刊行。作者尙著有新紀元（一九〇八年小說林社版）一種。本書開頭寫美國人如何利用漢奸工頭拐騙販賣「豬仔」，以及工人在途中備受虐待，在「木屋」裏的苦難等等。並寫到上海方面拒約的情形，又寫了當地商學兩界的矛盾。部分人偷運美貨、動搖妥協，美國政府脅迫清朝政府破壞反美運動，解散拒約組織，逮捕熱心活動分子等等。一直寫到有人想集合資本，振興民族工業，由於得不到商人富豪的同情，終於失敗。此書主旨明確，情節複雜，只是空想部分太多，是其缺點。

這部小說反映了當時在美中國工人的非人生活和反抗。我們曾在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攝製的電影上，經常的可以看到有無數關在船上的奴隸，被一些赤膊濃鬚的凶橫大漢，不住的用皮鞭抽打，他們喊叫、忍耐，舐着自己的傷痕，到忍無可忍的時候，便一起團結起來反抗。這本書裏也有同樣的描述。如寫上了船的中國工人，出不起五錢銀子的一頓飯錢，他們不得已，使用自己帶的米煮一點稀湯。那知正在「漸漸水熟，粥香外溢，大眾正在流涎」的時候，竟被「連鍋拋入海中」，「高舉皮鞭，沒頭沒臉，挨排打來」。又如寫船上的一回爭鬭：

……東方既白，勃來格帶一個總工頭，四個大工頭，十幾個黃黑水手，揭開艙板，同下大艙。那些人飢腸倦眼，正在朦朧，一聞響聲，人人驚醒，忘命奔上，把工頭揪住，拳腳交下，却吃餓的苦，狂風大浪，船體偏斜，都覺立腳不穩。勃來格不問是非，在衆中指出四十個小工頭，同着水手，在梯半邊小房內，搬出無數鐵鍊，見兩人鎖一雙，頃刻間全數鎖住。

……（第二回）

這還是旅途開始的情況。以後就接着發生勃來格調戲女工的事。女工拒絕他，被他逼不過，用嘴咬他。惹得他大怒起來，「咆哮亂指道：『把這女人衣服剝去，綁在柱上，先打幾百鞭子，丟下海去！』」水手不辨何人，橫扯橫拽，許多女人，急得亂叫亂躲……不想左右中三行上下四層所有工人，一齊發作。……推的推，搯的搯，把勃來格攆到梯邊。管艙人帶了無數黑奴聞聲趕到，擎槍嚇禁，也被衆人奪下。勃來格見事不妙，拔步飛逃，背後有人追上，只差兩級，撲通一聲，艙板蓋下，接一連二的紛紛倒下艙來，扒起跌落，嚷做一團。三四句鐘，還不會停。勃來格纔同大副、二副，又跟着一羣水手、侍者進艙檢點。死了九個工人，三個水手，又有一名女工，有些已頭開額裂，腹破腸流。帶傷三十四人，却水手多於工人。勃來格令將死屍盡數搬到艙面，望海中拋下……」（第二回）

類此描寫很多，卽此可見那時的黃金國家，是如何的虐待華工，把華工看得真是連豬狗都不如！其寫「木屋」生活，較苦社會細緻：

……未明上工，見星始休。所居之室，矮不類屋，穢不如牢，挨擠不及馬棚豬棚，秋霖暮雨，終夜如在水中。……每日每人只給三合黑料豆，生吞活剝，雖不至和草咬嚼，其實與驢馬所差幾何？因此無人得飽，亦無人不病。……

華工想回國那是更不可能，因爲「按月應領的工資，扣這樣，扣那樣，總不能如數領足。工限屆滿，又說某處不會如法，某處違誤限期，責令重新力作。……不要說迢遙數萬里，膏秣之資無從應付，且一身不能自立，如何能作歸計呢？」何況「病死屈死」，萬人「所剩不過三百人」，而且還是「瘡痍遍體，憂患餘生」！（第三回）

全書寫得最好的，要算這一部分。書中寫國內活動，是以一個破產東歸的華僑，想振興民族工業，以救回這一班工人，和一個女性領導組織廢例會的活動做中心，描寫了商人和婦女熱情地投入運動，旁及學生。這一運動在遭受了種種困難以後，由於美國政府的脅迫，清朝政府的無恥媚外，進行壓制而失敗了。作者在第十八回裏揭露了「燕雲之禁」，直接發自朝廷，廣東諸地對愛國人士的拘捕，亦完全聽命於美國政府指揮：

……我廣東之大吏，熟聞我粵人呼天籲地，不能出一謀，畫一策，拯我粵人；又並不敢備一紙書，詰問外人，尸位素餐，已是辜恩溺職。今因彼領事一言，承命不遑，急急授意屬僚，捕我同胞，致之於獄。……晚近官吏，虐民以媚外，是其長技。……

第三部是拒約奇譚，中國涼血人著，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啓智書局版。反映在書裏的作者主張，是抵制美貨並非根本解決辦法，最要緊的是先振興自己國內的工商業。所以，他以叫做病夫的人物做中心，寫他的根治辦法，在拒約會中得不到擁護，便獨自跑到個偏僻所在，購置機器，訓練工人，興辦工廠，發展實業。書裏最後展開的場景是：

……這是新來一個外縣人，在此買山，開了一片牧場。繞山北去，有片大平地，開了一片農圃。養的動物，小自鷄鴨，大至牛羊；種的植物，細自桑茶，粗至桐廬。有現成的，有新添的，雖不爲備，大約內地所有的，幾乎應有盡有。北西十四里瀕河，本有幾處廣廈，近又運到各種機器，方在裝配，猶未畢工。聞將來軋花、紡紗、織布之類，合在一處。此外還有製針哩、紡紗哩，好幾種工事。聞所有機械雖係鋼質，却人力、火力、水力都可通用。……

還敘述了些理想的工人生活，包括工作和學習。至「拒約」問題，病夫也有和別人不同的意見：「不言抵制則可，苟言抵制，一勞必求永逸。一勞必求永逸，非廢例不可。……例一日不廢，我同胞受辱必如前，受侮慢亦必如前。事至於此，雖悔何追！故僕竊劃二策曰：內對於政府，當求不與美續約，以杜美人增例之張本。外對於美國，當求其廢例。非俟苛例一切解除，即偶改最盛之兩三端，我抵制亦決不解」。他認為這「內言不續約」，「外言廢例」，是最適當的辦法。此書缺乏小說結構，最後數頁，且似筆記，中間並穿插一些與拒約毫不相關的事。文字訛誤也多，很多地方幾不能句讀。全書凡四萬言，自署爲「開智小說」。

第四部是苦學生，十回，杞憂子著，連載於繡像小說（一九〇五年），未出單行本。這書寫一個苦學生在美國半工半讀的經過。因他「半工」，美國竟「另定幾件事待支那學生的新例」，說他「不應再做工人，限廠主於二十點鐘內驅令出廠」。學校又藉口他曾是工人，也把他趕出。他憤而去找中國公使，却遭到公使的申斥：「你鬧到東被人擡，西被人趕，還不算笑話麼？咱本不愛管這事，你又使那教習赤緊的跟咱纏擾，你究竟打的什麼主意？」書裏揭露了這些黑暗，也寫了兩種美國人。另一種就是同情中國工人，支持勤工儉學的美國人。這在張蔭桓的三洲日記裏，也寫到了這一方面。這是書裏關於華工禁約部分的情況，至全書內容，並不是都可稱的。

第五部是劫餘灰，十六回，吳沃堯（趸人）著，有月月小說本。按山鐘集和抵制禁約記兩書裏都保存了吳趸人與當時運動的領袖曾少卿的書信，使我們能夠看到當時這一作家對於反華工禁約運動究竟採取了怎樣的態度：

僕此次辭漢口楚報之席以歸，亦爲實行抵制起見。返滬後，調查各埠之踴躍情形，不勝感佩。然非公提倡之力不及此……然僕竊有慮者，近日側聞有禁阻此舉之意，無非深恐匪徒藉端煽惑無知愚民，致滋他變而已。竊謂宣佈告各埠同志，將此次抵制情形，演成白話，并申明此事與旅華美人毫不干涉。我等倘遇美人，當格外優待，以表我中國人之豁達大度。不過不用其貨，不受其傭，以抵制其禁工之約耳。末繫以勸導，不可因此滋生事端等語。刊成傳單，於各鄉鎮到處分送。既可使人人皆知，又可弭患無形，此於交涉上先事預防所宜研究者也。……然我中國商家之資本，又不得不曲爲顧全……竊謂宜開一大會，邀集各商，調查其以前所定之美貨（以定單爲據），一一由商會掛號，更查現存之美貨，亦一一登錄。由商會給予印花，使黏於各貨之上，以爲標識。……初六日人鏡學社茶會，承社中同人不以僕不文，邀僕演說。僕言……今吾中國之抵制美約，亦一無形三戰也。……

可見吳趼人當時對參加運動還是很熱心的，他甚至憤辭漢口美國人辦的報紙職務，來從事這一運動。但他一面參加，一面却怕引起「交涉」；一面反對奸商販運美貨，一面又怕他們「出而阻撓」，爲「破壞此舉之大憂」。因此他提出上面意見。這些主張，暴露了他的軟弱性，顯然不能代表當時的進步思想。而從山鐘集和抵制禁約記這兩本書裏，更可以看到，美國政府和部分買辦不單想藉清政府力量來壓制這一運動，還想使用恐怖的暗殺手段，殺害這一運動的領袖人物。不過，真正愛國的人士，並沒有因這種恐嚇而後退。

吳趼人除實際參加外，還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劫餘灰，書中敘述女主人公的丈夫被誘賣作「豬仔」